

四
六
叢
話

四六叢話卷十八

烏程 孫梅 輯

碑誌十一

夫篆刻新而色絲著川原賢而石墨華伊人白璧
固知無愧詞之難吉夢神椽實惟大手筆之任事
難徵實諛墓攫其多金時鮮能文貞珉鬱其無字
蓋勒勲庸器古有鏤金鐫德穹碑今歸伐石朝廷
懿美錄在史官家世音徽式之神道碑版之用遠
矣粵自韓公起衰歐陽復古始以史漢之文甄敘
以詩書之義發揮振臂一呼隨風而靡然自東漢

訖於唐宋人才輩出作者相望蘭茝不絕其芳琬
炎聿彰其實莫不激揚流品追琢詞條漢季中郎
尤爲傑出林宗太邱之篇楊公橋公之製扶荀揚
之蘊抽典誥之華淵乎其思粹乎其質班張之儔
瞠焉其後已魏晉以還斯事不廢或載沈於層波
或式刊于第二士衡有似賦之譏興公獲多枝之
咎不存者東阿三十之銘可語者韓陵一片之石
自孝穆以耆碩峙江左而蜚聲子山以客卿入關
西而挾藻一時規隨人傑悉被袞榮窈窕姬姜胥
徵彤美猗歟盛矣若夫格沿齊梁文高秦漢詞雄

而意古體峻而骨堅稱有唐之冠冕爲昌黎所服
膺者其惟張燕公乎體經神續騷裔昭壁采叶韶
和流鬱以運氣俊偉以任才無利缺之鋒鋟有天
成之章句二相協德誦配崧高諸將銘功述同盲
左爛爛兮五緯芒寒飄飄乎三山風引也至若王
右丞碑文豪健六祖一碑熟精內典希風頭陀寺
之文呂衡州文筆清新受降城一銘曉暢邊情接
踵燕然山之美李衛公幽州紀聖功碑經濟大文
英雄本色自非兼資文武未易學步邯鄲也夫唐
人尤工楷法碑碣存者獨多苔蘚之下典縛猶新

而鯨鏗春麗競秀增華未有如初唐四傑者事雖
僻沉必有切義文惟鋪敘不乏妍詞後學津梁於
是乎在宋代碑版駢儷亦多徐騎省擬南唐後主
之碑傷心國步而仰惻宸襟晏元獻撰章懿太后
之碑塗改生民而未契睿旨是知辭尚體要文本
性情將列於著作之林必原於忠厚之至是以孤
忠自矢雖居讒間嫌疑之地而情事獲申至孝未
光雖以執經秉直之思而文采更晦秉筆之士不
可不知也誌者識也納諸墓之謂也魏文貞李密
墓誌一篇神鋒百鍊卓絕古今夫碑通於史而儷

別於古原其所以同復推其所以異是在大雅宏
達之才矣敘碑誌第十

余以太和十八年從高祖北巡屆於陰山之講武臺臺
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詞也自臺
西出卽廣德殿所在也其時帝幸龍荒遊鸞朔北南秦
王仇池楊難當捨蕃委誠重譯拜闕陛見之所也故殿
以廣德爲名魏太平眞君三年刊石樹碑勒宣時事碑
頌云肅清帝道振懾四荒有蠻有戎自彼氏羌無思不
服重譯稽顙恂恂南秦欽欽推亡峨峨廣德奕奕焜煌
侍中司徒東明公崔浩之詞也

水經注

羅水又西北逕袁公塢又西北逕潘岳父子墓前有碑
岳父此瑯琊太守碑石破落文字缺敗岳碑題云給事
黃門侍郎潘君之碑碑云君遇孫秀之難闔門受禍故
門生感覆醅以增慟乃樹碑以記事太常潘原之詞也

同上

介休城東有郭林宗宋子浚二碑林宗縣人也辟司徒
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山之
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起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
十有三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
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蔡伯喈謂盧子幹馬

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慙容唯郭道無愧于色矣

同上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劉賓客嘉話錄

夢得曰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左殮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曰仰父俯子韓碑兼有帽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伐叛矣

全唐詩話

白傅弟敏中曾任諫官獻疏請叔諡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傳表墓耶卒不賜諡及後在相奏立神道碑其文卽李義山之辭也

賈氏談錄

密章二字見晉書山濤等傳然其義殊不深曉自唐以來文士多用之近世若洪舜俞行喬行簡贈祖母制亦云欲報含飴之德可稽制密之章密字皆從虫相傳謂贈典旣不用印而以蠟爲之蜜卽蠟所以謂之蜜章然劉禹錫爲杜司徒謝追贈表云紫書忽降於九重密印加榮於後夜李國長神道碑云煌煌密章肅肅綸言王崇述神道碑云沒代流慶密章下賁宗祁孫奭諡議云密章加等昭餘下泉又祭文恤恩告第蹠書密章密字乃竝從山莫知其義爲孰是豈古字可通用乎或他別有所出也

齋東野語

右德州長壽寺舍利碑不著書撰人名氏碑武德中建而所述乃隋事也其事迹文辭皆無取獨錄其書爾余屢歎文章至陳隋不勝其弊而怪唐家能臻致治之盛而不能遽革文弊以謂積習成俗難於驟變及讀斯碑有云浮雲其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藂乃知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士無賢愚以爲警絕豈非其餘習乎

六一題跋

東坡表忠觀碑先列奏狀以爲序至制曰可而系之以銘其格甚新乃倣柳柳州所作壽州安豐縣孝門銘蓋以忠比孝全用其體制耳柳宗元孝門銘史臣旣全載

於唐孝友傳文甚典雅蘇公表忠觀碑視柳有加宜乎
金陵王氏以太史公年表許之二文旨意其允合於史
法矣

學齋估畢

莒公常言宋宣獻公作西太乙宮碑文之極擊者也

筆記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執不
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吏目不知書陛下必
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
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
大於有後仙客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圖修充國羌

人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
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
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容齋隨筆

世俗多言月中桂爲娑羅樹不知所起唐天寶初安西
進娑羅枝狀言臣所管四鎮拔汗那國有娑羅樹特爲
奇絕不庇凡草不止惡禽近來得樹枝二百莖以進余
比得楚州淮陰縣唐開元十一年海州刺史李邕所作
娑羅樹碑云非中夏物土所宜有者娑娑十畝蔚映千
人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深識者雖徘徊仰止
而莫知寘植博物者雖沈吟稱引而莫辨嘉名隨所方

面頗證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嘗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齋戒瞻歎於是邑宰張松質請邕述文建碑觀邕所言惡禽不集正與上說同

容齋四筆

池州銅陵縣孚覲侯廟有唐中和二年二月一碑其詞云晉故晉陽太守兼揚州長史張寬牒奉處分當道先准詔旨許行墨勅獎勸功勲雖幽顯不同而褒昇一致神久標奇絕早捐英風靈迹屢彰神道不昧夫寵贈之典非列藩宜爲神功旣昭乃軍都禹請是行權制用副人心謹議褒贈游擊將軍宣州都督張魏公宣撫川陝

便宜封爵諸神本諸此

同上

永叔謂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疑碑之誤此最退之用
工處不知何故反於此疑之

廣川書跋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
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疎矣魏文帝書
云高山景行深所仰慕爲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
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陟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
也

西溪叢語

肅王與沈元用同使北館於燕山愍忠寺暇日無聊同
行寺中偶有唐人碑詞皆偶儷凡二千餘言元用素強

記卽朗誦一再肅王不視且聽且行若不經意元用歸
欲矜其敏取紙追書之不能記者闕之凡闕十四字書
畢肅王視之卽舉筆盡補其所闕無遺者又改元用謬
誤四五處置筆池語略無矜色元用駭服

老學菴筆記

頭陀寺在鄂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後有南齊王簡棲碑
唐開化六年建韓熙載撰碑陰云皇上鼎新文物教被
華夷如來妙旨悉已徧窮百代文章罔不備舉故是寺
之碑不言而興案此碑立於己巳歲當皇朝之開寶二
年南唐危蹙日甚距其亡六年爾熙載且言其主鼎新
文物教被華夷固已可怪又以窮佛旨舉遺文及興是

碑爲盛誇誕妄謬真可爲後世笑

入蜀記

杜詩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裴行儉碑曰
洗兵諾真之水刷馬草心之山皆有洗兵之語所謂挽
天河語子美之前罕聞

野客叢書

頌人惠用棠陰事本召伯蔽芾甘棠之義據詩無陰字
然用棠陰字久矣如謝莊策文棠陰虛館是也又有一
棠陰事見沈約碑曰痛棠陰之不畱注落棠山日入之
地今人類知棠陰爲甘棠之陰而落棠山事鮮有知者
同上

神宗初欲爲韓魏公神道碑王禹玉爲學士密詔禹玉

具故事有無禹玉以唐太宗作魏徵碑高宗作李勣碑
明皇作張說碑德宗作段秀實碑及本朝太宗作趙普
碑仁宗作李用和碑故事以聞於是御製碑賜魏公家
或云卽禹玉之詞也熙寧三年十二月王禹玉參知政
事八年六月韓魏公薨此云禹玉爲學士非也

詔

李百藥父與友人共讀徐陵文有刈瑯琊之稻句歎不
得其事百藥進曰春秋邠子藉稻杜預謂在琅琊客大
驚號奇童今案昭公十八年傳邠人藉稻注云邠姬姓
國也其君自藉稻蓋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經書邠人入

鄘注云鄘國今琅瑯開陽地也蓋藉當呼爲典籍之籍者謂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徐陵以爲刈非矣

嬾真子

徐鉉歸朝後乞爲故主李煜作墓碑朝廷從之

案翟者年籀史

太平典國中詔侍臣撰李煜神道碑有欲中傷徐鉉者奏曰吳王事莫若徐鉉爲詳遂詔鉉撰鉉乞存故主之義云云非鉉乞撰此所

記殊誤謹附訂於此

其辭有云盛德百世善繼者所

以主其事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西隣起釁南箕構禍投杼致慈親之貳乞火無隣婦之詞又曰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義之行終於亡國

浩

然齋雅談

案徐鉉碑云東隣構裊南箕扇疑東軒筆錄云東隣謂錢俶也此云西隣殆誤蓋蜀亡距下江南已十年矣不當牽涉也

晏元獻公撰章懿太后神道碑破題云五嶽崢嶸崑山出玉四溟浩渺麗水生金蓋言誕育聖躬實繫懿后柰仁宗夙以母儀事明肅劉太后膺先帝擁祐之託難爲直致然才者則愛其善比也獨仁宗不悅謂晏曰何不直言誕育朕躬使天下知之晏公具以前意奏之上曰此等事卿宜置之區區不足較當更別改宴曰已焚草於神寢上終不悅迨升祔二后赦文孫承旨朴當筆協

聖意直敘曰章懿太后丕擁慶羨實生眇躬顧復之恩
深保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爲天下之母
育天下之君不逮乎九重之承歡四海之致養念言一
至追慕增結上覽之感泣彌月明賜之外悉以東宮舊
玩密賚之歲餘參大政

孫忭字夢得眉山人天聖進士參知政事諡文懿有集

湘山野錄

唐五代之際以文紀事者多用故事而作史者因而舛
誤回鶻烏介可汗走保黑車子族李德裕記聖功碑云
烏介并丁零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所謂康居用漢書
郵支事也而舊史云烏介依康居求活

困學紀聞

顏魯公爲郭汾陽家廟碑云端一之操不以險夷槩其
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令斯言也魯公亦允蹈之
同上

楊盈川敘郡守云代臨本州則元賓之父喜形於色繼

爲太

一作本

守則張翥之子迎者如雲敘縣令曰仁之所

懷幼童不忍擊將雛之雉明之所斷老父不能爭食粟
之雞對的語工 同上

杜甫鄭駙馬宅宴洞中今考少陵作皇甫德儀碑云有
女臨晉公主出降代國長公子滎陽潛曜又云忝鄭莊
之賓客遊竇主之山林鄭潛曜見孝友傳 同上

出瞿塘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註不解五雲之
義嘗觀王勃益州夫子廟碑云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
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
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
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以下卒不
可悉愚謂老杜讀書破萬卷必自有所據或入蜀見此
碑而用其語也晉天文志華蓋扛旁六星曰六甲分陰
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然未有考證以
一行之邃于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
知焉姑闕疑以俟博識

同上

游林慮西山記屋北轉有大石方丈餘雪瑩掌平枕溪
號石席上刻杜相公美所作銘銘云溪石齒齒溪水潺
潺鳴玉跳珠水流石閒涓涓溪月泠泠溪風風吟松梢
月湛杯中欲醉而歌既醉而臥悠悠千古浮雲之過辭
清婉字畫亦道逸可愛

歸潛志

五季文章趣卑陋極矣然當時諸僧僞其國頗亦有人
吾頃遊博白之宴石山號普光禪寺者爲屋數椽而已
其山迴絕洞穴奇怪得一碑乃僞漢時人爲寺記特喜
其兩語曰蔬足果足松寒水寒

鐵圍山叢談

庾信宇文盛墓誌銘云受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

白猿遂得風雲之氣牧之題李西平宅云受圖黃石老
學劍白猿翁亦卽舊爲新之一端也

潘子真詩話

高公所生母麥氏卽隋將鐵杖曾孫與母別時年十歲
母撫其首泣曰與汝分別再見無時然汝胸上七黑子
他人云必貴吾若不死得重見記取此言汝常弄我臂
上雙金銀吾亦畱看待見汝示之慎勿忘却卽與訣別
向三十年後知母在隴州雖使人迎候終不獲望見及
到子母並不相識母問曰與汝別時記語否胸前有黑
子母曰在否卽解衣視之母亦出金銀示之一時號泣
累日不止上聞登時召見封越國夫人便於養父母家

安置十餘年後卒葬東京原燕公誌墓曰驗七黑於子
心辨雙環於母臂卽此事也

高力士傳

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
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
竹之妃後唐武皇還師渭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
違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
而不到五代之際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

文昌雜錄

自唐以來未爲墓志銘必先有行狀蓋南朝以來已有
之按梁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野亦皆有

行狀

能改齋漫錄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余案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壯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邱隴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非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誤耳

東觀餘篇

四言雖文辭巨伯輒不能工水心有是言矣劉潛夫亦

以四言尤難三百五篇在前之故韋氏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使經聖筆亦不能刪余思如律以三百五篇則韋氏爲工世殊體異後之銘詩莫非四言也如蘇公所撰范蜀公誌銘云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

深雪偶談

孫仲益觀鴻慶集大半銘志一時文名獵獵起四方爭輦金帛請日至不暇給今集中多云云蓋諛慕之常不足詫獨有武功大夫李公碑列其間儼然一瑞耳亟稱其高風絕識自以不獲見之爲大恨言必稱公殊不忤

於宋用臣之論謚也其銘曰請其一德歷踐四朝如砥
柱石不震不搖亦太侈云

程史

韻略上聲二腫字險窄予向作汪莊敏銘詩八十句唯
蕭敏中讀之曰押盡一韻今考之猶有十字越用一董
內韻其詞曰維天生材萬彙傾竦侯王將相曾是有種
公家江東世繹耕壟桃溪之淚是播是種孰丰厥培孰
此圭珙公羈未奮逸駕思駭沈酣春秋蹈迪周孔徑策
名第稍辭潔滌橫經湘沅士敬如捧蓬萊方丈佩飾有
琤應龍天飛蒼蔚雲渤于官在序摩厲從與吾惟片言
借箸泉湧正冠霜臺過者卞悚顏顏殿祀聲氣不動顯

仁本攢巫史呼洵昌言一下恩浹千家獯粥孔熾邊戒
毛氄嬖嬰當位左掣右擁公云當今沸渭混瀕天威震
耀誰不憤踊遂遷中司西柄是董出關啟旆籌檄倥偬
業業荆襄將懦日拱扱袂電赴如尊乃勇鄧唐蔡陳馳
捷齊踵佛狸歸虺民恃不恐璽書賜朝百揆參摠亞勛
贊冊國勢尊鞏督軍載西寄責架重方規許洛事援秦
隴符離罔功奇畫膠拳鈞樞建使宰席亢寵還臨西州
夾道歡擁街未啗病癖且虺曾不慙遣使我心憎湘
湖高邱草木蔚蔚維水容裔淮山籠從矢其銘詩詞費
以冗柰何乎公萬禩毋聳若韓孟籍徹會合聯句三十

四韻除蠅蛹二字韻略不收外餘皆不出二腫中雄奇
激越如大川洪河不見涯涘非瑣瑣潢汙行潦之水所
可同語也

容齋四筆

柳子厚劉夢得皆坐王叔文黨廢黜劉頗飾非解謗而
柳獨不然其荅許孟容書云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
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
利求進者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恣怨讟訶萬狀盡
爲敵讐及爲叔文母劉夫人墓銘極其稱誦謂叔文堅
明直亮有文武之用待詔禁中道合儲后獻可替否有
康弼調護之勤訐謫定命有扶翼經緯之績將明出納

有彌綸通變之勞內贊謨畫不廢其位利安之道將施於人而夫人終於堂知道之士爲蒼生惜焉其語如此

容齋續筆

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其警句云東鄰邁禍南箕扇疑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因壘之師終後塗山之會太宗覽讀稱歎東鄰謂錢俶也

東軒筆錄

郭訥撰右武衛將軍柳泰碑云碑篆盡假於余柔翰徒
施實慚於墨妙貞石既刻有愧於色絲

文苑英華

唐呂向聖頌碑云翰藻自天發揮神化建碑於廟以光
寵焉又云樹之平地巖若斷山六龍盤礴糾其上羣神
離立負其下當是頌元宗所建華嶽碑也

石墨鐫華

讀退之羅池廟碑北方之人兮爲侯是非千秋萬歲兮
侯無我違輒流涕有感

唐庚文錄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累以事相侵張銜
之頗切旣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
其人少懷奢侈尤多服翫吾身歿之後以吾嘗同僚當

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翫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速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翫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礱石以待之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却徵碑文以刊刻爲詞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旣歿張果至目其翫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誠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刊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示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

撫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也

明皇雜錄

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人也嘗撰魏城縣道觀碑詞華典贍於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邑子延通因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歸刊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歸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碑下而覽之助後以瞽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大中遺

事

四六叢話卷十八

畢

四六叢話卷十九

烏程 孫梅 輯

判十一 一

自昔束鈞參聽吏尙其師天水逆行爰呈其象端
本貴臻於無訟惟誠能折以片言周爭左右王子
不能舉其要術訟君臣鍼莊於是爲之理甫刑垂
訓簡孚存明啟之占康諧勤咨丕蔽涉旬時之念
判之造端自此始也漢世蒞民緣飾經術董仲舒
春秋決獄二百餘事應劭漢朝議駁八十二條皆
其類也康成聚訟議禮而不爲觀民伯喈獨斷博

古而非因察獄雖復明習文法根極化原據事直
書期悉應乎經義貳端析律用申誠於惟良粗舉
科條務從質直魏晉以下文體風華而許訟少衰
教條亦鮮江東才秀如雲判名不立文選雕績滿
眼判缺有間惟文心略舉厥義附之契券曰其字
半分曰判按周禮媒氏之判實男女之婚籍後世
之判乃州郡之爰書亦名同而實異耳李元紘曰
南山可移判不可改則其時才吏見美判牘爭鳴
奮筆崢嶸其泉流而朗鏡敷詞精切借象魏以俱
懸矣唐以此試士俾習法律重其入彀參之身言

書之長苟謝不能不獲與俊造選之列選人以此
拔萃律學以此致身於是潤案牘以詩書化刀筆
爲風雅大比判之爲體貴綜覈名實考驗辭情熟
諳令甲之篇洞悉姦壬之狀處堂上而聽堂下敬
兩辭而明單詞俾學斷斯獄必無疑竇之滋奏當
之成無易初辭之揆此判之本義也若乃試士之
判則又有異設甲以爲端假乙以致詰米鹽瑣細
不必盡麗刑章蕉鹿紛紜欲其稍介疑似盜瓜逢
幻迹類子虛剉草致傷事同戲劇而獄具磔鼠如
漢廷老吏之爲筆控剽犀同寶鏑發礪之用所傳

自居易每乙央百篇張鯨龍筋屬髓與若干首白
體氣高妙若先輩之程文張詞意精妍擬近時之
行卷均屬能事無庸伸此而抑彼也宋詞科亦不
試判惟流政頗尙綴文張乖崖誅鋤猾吏讀判示
之愕然紉服卽其驗也若周南冀北坡公不狃狎
邪玉爵彩雲司馬特寬醉吏亦時時見于他說云
前明定科場制二場試表一篇判五道

國朝因之行之既久士子往往宿構暗記漸成鈔胥
具文我

皇上敦崇實效風勵學官乾隆二十二年

特命二場罷表判不用改作五言八韻一首尋又移詩於第一場數十年來士子習於聲詩博通爾雅翕然丕變矣因唐人習之既久多可喜者小道可觀略登於篇敘判第十一

裴炎之弱冠爲同州司戶略不視案牘刺史李崇儀召入勵而責之炎之出問戶佐曰文案幾何對曰急者二百餘道炎之曰有何多如此逼人命每案後連紙十張令五六人供研墨點筆炎之不上廳語主案者略言其事意倚柱而斷之詞理縱橫文筆燦爛手不停綴落紙如飛傾州官寮觀者如堵旣而迴案於崇儀降階謝曰

公詞翰若此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

大唐新語

裴景昇爲尉氏尉以無異效不居寔課考滿刺史皇甫亮曰裴尉苦節若是豈可使無上考爲之詞曰考秩已終言歸有日千里無代步之馬三月乏聚糧之資食惟半菽室如懸罄苦心清節從此可知

同上

陸象先爲益州長史奏嘉邛路遠請鑿岷山之南以從捷近發卒從役居人不堪多道亾瘡死行旅無利左拾遺張宣明監姚儻諸軍事兼招慰使乃親驗其路審其難險移牒益州曰此路高山臨雲深谷無景至有斗絕巨嶮殆不通人蹤經之者必搏壁傍崖脅息而度雖竟

日登頓二十許里木人猶堪淚下鐵馬亦可蹄穿象先

覽之兢惕罷役

同上

韋陟贈吏部侍郎有一致仕官敘五品陟判之曰青麤
展慶曾不立班朱紱承榮無宜臥拜時人推其強直

同上

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
令牆宇悉豎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
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籬插棘省中賞其俊

拔

同上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僕射

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御萬邦而
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隋唐嘉話

相國令狐公楚自河陽徵入至閩鄉暴風有裨將飼官
馬在逆旅屋毀馬斃到京公旋大拜時魏義通以檢校
常侍代鎮三城裨將當還緣馬死懼帥之責以狀請一
字爲抑公援筆判曰廢焚魯國先師惟恐傷人屋倒閩
鄉常侍豈宜問馬

因話錄

貞元中度支欲斫取兩京道中槐樹造車更栽小樹先
符牒渭南縣尉張造造批其牒曰近奉文牒令伐官槐
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久遠東西列植南

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惟用資行者抑亦曾蔭
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蒂須存百代之
規況神堯入關先駐此樹元宗幸嶽見立豐碑山川宛
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憇尙自保全先皇舊游寧宜剪
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付司具狀
牒上度支使仍具奏聞遂罷造尋入臺

唐國史補

開元二十一年安祿山自范陽入奏張九齡謂同列曰
亂幽州者是人也其後從張守珪失利九齡判曰穰苴
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令猶戮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
山不宜免死請斬之元宗惜其勇令白衣効命後至蜀

追恨不從九齡言命使酌於墓

感定錄

崔沆及第年爲主罰錄事同事盧彖俯近關宴堅請假
往洛下拜慶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彖以雕幘載妓微
服鞞鞞縱觀爲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攙席帽密映麈車
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言

歐陽文忠好推挽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
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學子不行束修自往
詣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於向向判其牒云禮聞來
學不聞往教先生旣已自屈弟子寧不少高盍二物以

收威乃兩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詣歐公
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獎進成就美名卒爲聞
人

夢溪筆談

廬山簡寂觀道士王告好學有文與星子令相善有邑
豪修醮告當爲都工都工薄有施利一客道士自言衣
紫當爲都工訟於星子云職位顛倒稱謂不便星子令
封牒與告告乃判牒云客僧做寺主俗諺有云散衆奪
都工教門無例雖紫衣與黃衣稍異奈本觀與別觀不
同非謂稱呼蓋利乎其中有物矣自尊顯豈所謂大道
無名宜自退藏無抵刑憲告後歸貫登科爲健吏至祠

部員外郎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而卒

同上

唐銓選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謂體貌豐偉二曰言言
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凡試判登
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
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卽授官以書爲藝故
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判語必駢儷
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
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啟擬一
事亦必偶數十語今鄭叟勅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
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

容齋隨筆

唐史稱張鷟早惠絕倫以文章瑞朝廷屬文下筆輒成
八應制舉皆甲科今其書傳于世者朝野僉載龍筋鳳
髓刊也僉載紀事皆瑣尾擿裂且多嫫語百判純是當
時文格全類俳體但知堆垛故事而於蔽罪議法處不
能深切殆是無一篇可讀一聯可味如白樂天甲乙判
則讀之愈多使人不厭聊載數端於此甲去妻後妻犯
罪請用子蔭贖罪甲不許判曰不安爾室盡孝猶慰母
心薄送我畿贖罪寧辭子蔭縱下山之有怒一作曷陟
岷之無情辛夫遇盜而死求殺盜者而爲之妻或責其
失節不伏判云夫讎不報未足爲非婦道有虧誠宜自

聰詩著靡他之誓百代可知禮垂不嫁之文一言以蔽
丙居喪年老毀疾或非其過禮曰哀情所鍾判云況血
氣之既衰老夫耄矣縱哀情之罔極吾子忍之丙妻有
喪丙於妻側奏樂妻責之不伏判云儼衰麻之在躬是
吾憂也調絲竹以盈耳於汝安乎甲夜行所由執之辭
云有公事欲早趨朝所由以犯禁不聽判云非巫馬爲
政焉用出以戴星同宣子俟朝胡不退而假寐乙貴達
有故人至坐之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曰故辱而激之判
曰安實敗名重耳竟慙於舅犯感而成事張儀終謝於
蘇秦丙娶妻無子父母將出之辭曰歸無所從判云雖

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度可同於束緼
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判云或商
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晉鄭同儕安得降階卑我若
此之類不背人情合於法意授經引史比喻甚明非青
錢學士所能及也元微之有百餘判亦不能工余襄公
集中亦有判兩卷粲然可觀

容齋續筆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衙推牒
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祈佐理勿憚廉賢
當時傳以爲笑

同上

唐世節度觀察諸史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操屬牒語

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顧雲編稿
羅隱湘南雜稿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
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岷州差故相韋執
誼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行遣也
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云勅淮南鎮海鎮
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
奉處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雲水累歷星
霜克循廉謹之規備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
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儻聞佐
理之能豈吝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

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

記所撰殊爲不工

同上

遣司封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臨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街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遣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誣不就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朝矣

東觀奏記

主簿貪賄于魯魯乃判曰汝雖打草吾已驚蛇

續釋常

談

杜審言字必簡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侍

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

吾判且羞死

新唐書

溫公家舊有一琉璃盞爲官奴所碎洛尹怒令糾錄聽
溫公區處公判云玉爵弗揮典禮雖聞於往記彩雲易
散過差宜恕於斯人

彥周詩話

顏魯公爲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山妻
厭其餽罄不足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業
在琴詩頭上如今有二絲漁父尙知谿谷暗山妻不信
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髻鸞鏡從他畫別眉今日便同
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請公牒以求

別適魯公案其妻曰楊志堅素爲儒學徧覽九經篇咏

之間風騷可據愚妻觀其未遇遂有離心王生

一作之歡

廩旣虛豈遵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
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阿王決二十後任改嫁
楊志堅贈布絹各二十疋米二十石便署隨軍仍令遠
近知悉江左十數年來莫有敢棄其夫者

雲溪友議

案別本云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詩名心雖慕于高
科身不霑于寸祿愚妻觀其未遇曾不少留靡追冀
缺之妻贊成好事尚學買臣之婦厭棄良人云云與
此小異應並存之

子瞻通判杭州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投牒乞
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從良任
便有妓者色藝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子瞻惜其
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不允
其善謔如此

志林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
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
法不伏

科罪

劉仁軌青衿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

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
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

月有司試策無黽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
理合逡巡斂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如肆情搥鼓狀
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遲簡得者不應
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
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
自合甘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筋風髓判

主爵員外郎梁璨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之勞御史大
夫李嘉無佐命功竝妄爵也請皆追奪

許允

疏茅建社

削桐開國隆定鼎於昌基茂勤王之令典公侯珪組百

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絕祇如吳鄧四縣東海之功
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莫不甘棠敦化光宣召伯之
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之氣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
之勳李嘉謀不出凡詎展饑鷹之效無功而祿不可勵
勳臣無德而官如何獎朝士昔豕突命賞僞新於是覆
亡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爵人失敘錫土無綱自遵
操斧之柯豈踵覆車之轍同上

杜俊對仗遺箭於仗內御史彈付法

辯雪

杜俊幼乏過

庭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蔭叨居蘭桂之叢故得佩鞞
龍軒腰鞬鳳闕不能翕肩斂氣對黼帳以兢魂俛首曲

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侍奉
天威敢縱胡盧之笑石慶謹厚未著於朝儀鄧通驕淫
已塵於國典不恭之罪付衛碣以懲科無禮之徒從日
碑而訓戒雖仗內落箭未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
二罪竝發自合從重而論一狀既成不可累求其過
同上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爲御
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
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翻異田順題輿晉望讓珮汾
陽作貳分城參榮半刺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甯以

振威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爲郊尉雌伏喬元之班今
踐憲司雄飛杜林之位祁奚舉薦不避親讎鮑永繩愆
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糺黃魚
之濁政貪殘有實賊狀非虛此乃爲國鋤凶豈是挾私
彈事二百鎰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赦

同上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
姓訴不便務歛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擬貯官
庫

判罷

趙務鳴鶴登朝舍雞伏奏轉箸之敏未見稱奇

聚米之能無間播美張蒼之善算國用詎有畱情馮勤
之巧計軍儲何足介意迴長作短異趙遠之精心變近

成遙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之絹返
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繫獨
無也細絹稱以納庫纍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
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同上

飛騎將軍劉恭奮力出羣弓馬超衆眇其一目恐不堪
侍奉欲放歸田里又惜其身材

判曹

主上股肱是爲心

奮攸寄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公之有典韋克寧
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
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礮石投人誰當餘勇越稷
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尚昔子夏喪目

猶講授於西河左邱失明亦備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
牧於江濱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小棄短從長
川澤納汗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分嫌虹氣連
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小疹何傷既要所須宜依
舊定 同上

洛陽人祁元泰賄司勳令徐整作僞勳插入甲奏大理
斷泰爲首整爲從泰不伏 駁正 止戈爲武靖亂之嘉謀

致果爲毅安邊之茂軌疇庸命賞將酬犬馬之功書勞
策勳用蒼鷹揚之效祁元泰姦回是務逞狙詐於千端
徐整貪詐爲懷縱狠心於百變勳緣筆注官逐賄成將

此白丁插名黃綬雖復龍蛇共澤善惡斯殊終是雞鶴
同羣是非交錯整行詐業秦受僞勳兩竝日拙爲非一
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貨求求者
元無首從 同上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覲得侍衛

駁審

山陽分輝若木

派浪咸池七襄之駕旣嚴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勳舊竊
湯沐之微滋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
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特聞丞相
之男乞衛宮中惟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
從依館陶之爲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吳越可

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季寧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同上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卽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生除直日外竝迎駕時有齋直日以不得預也乃潛出看駕旣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直講難其辭貢父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咸觀青衿何爲乃獨塊處可特免罰衆以爲當

四六話

唐咸通中西川僧法進刺血寫經聚衆教化寺所司申報高燕公判云斷膚旣是凶人刺血必非善事貝多葉上不許塵埃俗子身中豈堪腥膩宜令出境無得惑人

與一繩遞出東界所司不喻繩文賜錢一千送出東郭
幸而誤免後卒於荊州玉泉寺

北夢瑣言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
大同盡斷還之長吏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
已十月長吏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
動其按也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
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吏益不說

大唐新話

四六叢話卷十九

畢